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七十二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七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冬官考工記下

玉人之事

鄭鍔曰琢玉為器非一器也故曰玉人之事君子於玉比德德有小大故玉有純雜之異焉追琢之巧皆自玉人而制度所寓玉人有不知其妙理者此所以謂之事

王氏詳說曰考工記多戰國間故事惟玉人一職與典瑞同但典瑞言其名以及其用玉人言其名而又及其所制之尺寸豈非玉人為之典瑞掌之乎此所以為周制也然文經秦火非錯則闕不若典瑞之文為有倫理也典瑞以王晉大圭以下為一節自四圭有邸以下為一節自珍圭以徵守以下為一節自駔圭璋璧琮以下為一節而五禮之用畢矣玉人所載固詳於典瑞何其文錯且闕乎言公侯伯之圭而不

言子男之璧言繼子男而不言孤言案十有二而不言王后凡皆闕文也言天子圭中必當在天子服之之下不容間於皮帛之後言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當在宗祝以前馬之下不容間於以朝諸侯之後言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當在璧琮以享天子之下不容間於旅四望之後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當在天子以聘女之下不容間於宗祝以前馬之後宗后以為權當在天子以為權之下不當

間於以治兵守之後璧羨度尺以為度當在宗后以為權之下不容間於琰圭易行之下宗后守之當在天子守之之下不容間於宗后以為權之下以至四圭兩圭圭璧璋邸射當為連文琬圭琰圭瑑圭璋當為連文亦不容間斷凡此皆錯文鄭氏雖知不言子男之璧為闕文其他無一言之此所以不容無失今改其文讀之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琮十有二

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七當為五謂之躬圭伯守之缺二句繼子男執皮帛缺一句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廵守宗祝以前馬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欽二字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璧

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闕數字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鄭鍔曰鎮圭王所執圭也以十二寸為度瀍天數也瑑山以為飾取其安静而不動惟天子瀍天之大數惟天子能安天下而不撓居則守此圭以保其國不

可以不知守之之道也能守其圭可以君天下而朝萬國

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鄭鍔曰受於天子而天子以策命之使執是圭故曰命圭命如春秋錫命之命其九寸者瑑為桓楹之象曰桓圭公於國家如柱石然故執桓圭○趙氏曰桓圭瑑刻雙直文在圭上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葢公扞屏王室以桓為象者禮書謂取强直不撓

以安上為己任之意其七寸者或瑑為人身之伸者曰信圭或瑑為人身之屈者曰躬圭則侯與伯守之葢侯比於伯其禮為稍伸而伯視於侯其勢為稍屈故也能守之然後可以保其國○鄭康成曰命圭者王所命之圭朝覲執焉居則守之○愚案餘說見典瑞○王昭禹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其禮儀各視其命之數故其圭有九寸七寸之差

王氏詳說曰天子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厚薄以宗伯內鎮之文則知廣四寸厚一寸矣諸侯之圭言尺寸

而不言廣厚以雜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

王昭禹曰大宗伯作六瑞則制其度數執之以行禮故皆言執行人成六瑞則奉其成事用之以合符故皆言用玉人斲玉以為器罷以藏禮而守之以保其國故皆言守○鄭鍔曰玉人則作之而已或成其信或著其禮皆非所知也葢作在此守在彼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趙氏曰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信瑞方四寸邪刻之

蓋冒圭之制邪刻其下以為驗其形則方正其大則四寸天子命臣為諸侯則班瑞玉與之使守之以為寳及其来朝則輯而合之以為驗故諸侯瑞圭則邪鋭其首天子冒圭則邪刻其下以邪鋭之圭首合天子之冒一則表君德之無不覆〇鄭康成曰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一則驗諸侯之無僣禮相踰以四寸者或謂象德冒四方〇鄭鍔曰鎮玉大圭或尺二寸或三尺而冒圭特以四寸為度者蓋有以大為貴者亦有以小為貴者以大為貴使諸侯不得以並其尊以小為貴則四寸以示其冒四方之意與書所謂丕冒海

隅出日之冒同或謂取其形之方正以上平下當方正也或謂天子以貴臨賤常患於驕以尊接卑常患於亢故諸侯之圭或九寸或七寸而天子朝諸侯之圭則四寸示其以少為貴而屈已以接下也此乃新意兼本注説極好

陳用之曰天子諸侯之玉用則執之居則守之或言守或言執相備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鄭鍔曰此言祼圭也天子之祼圭則全用玉以為之龍以前注瓚以成鬯將以執持○趙氏曰祼器一物也其名有三其頭有龍口故謂之龍其中有瓚如盤如盞樣盛鬯酒在内故謂之瓚即詩玉瓚黃流在中也後有柄用圭以為之所以為人把執而用之者　凡此三者用一玉而俱成故謂之全葢天子之德純而不雜故用全以崇其德之純也若夫公侯伯而下則其德殺於天子矣故其用玉亦從而降殺上公用祼器之龍如天子之龍用玉其瓚其將皆石之似玉者為之侯用祼䂽之瓚如天子之瓚

用玉其龍其將皆石之似玉者為之伯用裸器之將如天子之將用玉其龍其瓚皆石之似玉者為之以器言之龍處其首瓚處其中將處其後以德言之公居其上侯居其中伯居其後則次第不為無意也葢不貫三而為一無以表天子之德之純不裂一以為三無以見諸侯之德之虧尊卑隆殺之義明矣康成云全純色也其說是矣乃謂龍瓚將為雜名而言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

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不知此此非論其輕重也王安石之說亦然皆未之思也其曰用龍者如記言夏后氏以龍也用瓚者如經言祼圭有瓚也用將者如詩言祼將于京也將圭柄也惟柄可以執而用故曰將不言子男所用者大行人言子男不酢則不用祼𤲞此所以不言也

王氏詳說曰此四句疑在宗祝以前馬之下

繼子男執皮帛

趙氏曰帛以表其道足以衣被人皮以表其有炳蔚之文章

鄭鍔曰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大宗伯曰孤執皮帛者天子之孤也典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者諸侯之孤也二者皆執皮帛特所用以飾之皮異耳飾以虎皮者天子之孤飾以豹皮者諸侯之孤天子之孤不當繼子男之後故康成以為此公之孤也然典命又有諸侯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

男之文則公之孤與諸侯適子之未誓者皆執皮帛而列子男之後歟此文獨立上無所承意其斷簡失次也

天子圭中必

鄭康成曰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為執之以備失隊○劉迎曰詩瞻彼洛矣有曰鞞琫有珌珌則知圭之防失隊者其執之中必有珌以約之也○趙氏曰必者取可必其無失之意○王氏曰天子平旦而櫛冠日出而視朝一物不應亂之

端也宜兢兢業業以致其謹焉故執此以為之戒

賈氏曰案聘禮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絢組所以約圭中央即此中必之類此不言諸侯舉上以明下○鄭鍔曰特言天子之必者尊王之意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趙氏曰案典瑞注云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又云邸本也圭本著於璧四圭有邸謂圭末四出然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為尺二寸或除璧兩畔圭各長尺

二寸據下文裸器尺有二寸則恐一圭長尺二寸今

觀典瑞䟽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

孔四面琢出四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徑

六寸總三尺與大圭三尺等皆一玉俱成兩圭祀地

者亦然據此則四圭是就璧平出不是植立起者邸

則於璧中琢成寓宂然邸言宿邸歸着處也此圭乃

植在神坐前欲天神降而依憑託宿於其中如人有

旅邸相似此是禮神之玉非事神所執之玉書云植

璧秉圭是也夫銳首曰圭凡物銳則利用故銳圭以象其用之利必四圭者象天德之覆無乎不周必尺二寸者又以象天之成數璧圜則象天之體然不特祀天如此旅上帝亦以之○王昭禹曰於典瑞言邸於此言尺有二寸互相備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王昭禹曰典瑞所謂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鄭鍔曰長至於三尺所以謂之大○鄭康成曰終葵椎也

○賈氏曰齊人謂椎爲終葵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䄅也○趙氏曰杼如輪人行澤者欲杼同謂大圭三尺長上頭謂之首今於首處餘六寸令方正如椎頭自六寸下兩畔殺些子已下依舊方正○鄭鍔曰長三尺者貫三極之道也杼上者所以致用也又爲之葵首則圜其體以覆其上殆又攝用以歸體之意歟○易氏曰圭以大名象道之體三尺爲數象道之成杼上終葵首象道之用

鄭鍔曰服之者搢於衣帶之間或謂之搢或謂之服其實一也是圭也亦謂之珽玉藻曰天子搢珽方正

於天下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也玉藻言笏度二尺有六寸二尺者其長六寸其椎陸佃云以寸之葵首計之則有餘去葵首而計之則為不足意其非天子之笏故孔頴達以爲諸侯以下之度豈其然歟由是攷之天子有鎮圭有冐圭有大圭鎮圭冐圭其用有時執鎮圭服大圭者朝日之禮也執冐圭服大圭者見諸侯之禮也然執冐圭以驗諸侯之瑞其用也暫而已王之見諸侯亦未嘗不用鎮圭也大宗

伯小行人之言鎮圭皆繼以公侯伯子男所執之玉

明朝見諸侯皆用鎮圭之意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鄭康成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

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

制其域○鄭鍔曰或謂測日景以驗地之遠近必由

尺有五寸者何耶葢天地相去三萬里尺有五寸以

知其一萬五千里也立八尺之表以度景至否冬至

之景文有三尺而夏至則景尺有五寸也正以夏至之景爲圭之長則可以知地中也然土圭之用非惟以度日景又以土地故不可以用文有三尺爲之何則建國封諸侯度地之瀍景一分差百里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五等諸侯惟取五分景巳下無取尺寸之意

陳用之曰土圭非特可以致日又可以致月致日者冬夏致日是也致月者春秋致月是也若堯典所謂

敬致者特夏之時煞爾冬至之日亦可以致焉蓋夏至者短之極冬至者長之極春秋二分日於是乎中不可以致矣於是用之以致月焉玉人制其器故言其用之所至典瑞辨其用故言其用之所該大司徒用之求地中故止言測土深正月景而已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薛氏曰圭瓚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司農謂瓚四玉一石是圭

瓚璋瓚則玉為之圭璋之勺則裝以金焉玉人所謂黄金勺青金外是也鼻寸所以流鬯也衡四寸勺徑也圭璋瓚制葢如此○王氏詳説曰舊圖以瓚下有盤口徑一尺其説出於鄭氏固然矣然瓚盤之制出於漢儀六經所載初無此事陸氏謂瓚形如盤徑四寸鼻上寸為龍形圭璋為柄當矣但陸氏以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横四寸有半謂勺為龍口矣復有杜氏之説以勺為尊中之勺何其依違兩間乎葢勺

之事一而其制有二明堂位曰夏后氏龍勺商之疏勺周之蒲勺此謂尊中之勺也此曰黄金勺者謂圭瓚之首臭勺之勺也杜氏鄭氏分為二說惟鄭氏之說為優○鄭鍔曰圭瓚以祼前有龍中有瓚後有圭以為柄此言祼圭尺有二寸而又曰有瓚則不兼瓚以言尺寸葢其圭之長如此也王所執以祼則瀍天之大數也宜矣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唯人道之宗廟有祼而已故曰以祀廟也祼圭本以祀宗廟為主先

王以事神之道事賔故因而用之於賔客耳如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典瑞又曰旅上帝也論其本意則為祀天設而已玉人言其制作之本意典瑞言其致用之備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

鄭康成曰琬猶圜也○趙氏曰凡物圓則順方則逆圭圓其首是以順為義繅藉圭之物文采在上錫命是文事故以繅象爍然相接之文此是王使之瑞節

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如天王使毛伯來賜公命使者遂執琬圭以致命焉象德象王者親愛諸侯之德或謂象諸侯有德○鄭敬仲曰德出於人性之固有先王乃順而治之好出於人性之常然先王乃順而結之故琬圭則圓其銳以順為主也以治德則用之於錫命之時以結好則用之於時聘之際二者皆文事也故又繅之以象德也

王昭禹曰典瑞言以治德以結好而此言以象德者惟象德然後可以治德結好也象德言圭之制治德結好言圭之用玉人言其制典瑞言其用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趙氏曰琰之為言剡也謂此圭剡一半至首為鋒芒取戈兵之象半則圓焉判言半也規言圓也半其圓而剡之故曰判規琬圭不剡琰圭不琬琰圭是規圓上出頭尖銳者即書琬琰在西序是也劉執中云易以離為戈兵蓋離火也火之形上銳有戈兵之象然判規於圭上雖示惡也亦有仁愛之意以其半尚琬也○鄭敬仲曰易行謂諸侯之為不善者以此責之

而使改過易惡也除慝謂用之於衆覜之時行人言殷覜以除邦國之慝也○易氏曰易行除慝先王之義刓與瑑飾各居其半以示聖人威嚴不可犯之意趙氏曰九陽數也惟辟作福作威非體元用九之君不得用此故二圭同以九寸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鄭司農曰羨徑也○賈氏曰羨為不圜之貌造此璧之時應圜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賈氏曰兩畔肉各三寸兩畔

共六寸是肉倍好也○薛氏曰璧負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為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矣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廣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故𩨨深十寸內方八寸而為嘉量幣長一尺八寸而為制幣凡此皆璧羨縱横之尺數然也度必為璧以起之則圜三徑一之制又寓乎其中矣度起於羨權起於黄鍾之長先王制器豈徒然哉凡以存天下萬世之

濩○劉氏曰好三寸者數之始也袤一尺者數之成也負寸以九者無窮之用廣尺以八者不變之體以三合六而為九以九合一而成十直而行之其用不窮橫而置之其體無變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豈私智乎○陳用之曰三者之體皆負其制皆外實而内虛實者其體也故以肉名之虛者其心也故以好名之因物寓理以謂虛而無物心所尚也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賈氏曰圭璧謂以璧為邸旁有一圭○易氏曰圭銳

以象天之用璧圜以象天之體而其制五寸者殺乎祀天之璧又以象天數之中○鄭鍔曰五天地之中數所以象三光運行乎天地之中○趙氏曰日月星辰其用照臨不息故以圭而象其用其往來運轉皆麗於天故以璧為邸以象其託宿於天之意然亦欲星辰之神降而依憑於邸也非祭祀所執與四圭祀天同但日月星辰為天之佐不及天之用為甚大故祀天以四圭而此則殺之止以一圭而典瑞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是也典瑞不

言五寸於四圭言邸不言璧璧即邸也亦互見爾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陳用之曰員謂之璧方謂之琮璧以辟為義琮以宗為義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葢繼天而為之子故也諸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天也其尊之如天故享以璧其親之如地故享以琮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故璧琮之制同以九寸為度鄭以享為獻是也享必有獻捂物享言義○鄭鍔曰廟中將幣之時用以享獻

於天子○王昭禹曰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蓋侯伯之享禮也璧禮天之玉也故以享天子琮禮地之玉也故以享后此言享天子而不言享后者以諸侯衆享以天子為主故也由此推之則二王後之享用圭璋子男之享用琥璜玉人不言以小行人見之也○王氏詳說曰鄭氏不知闕文而以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直欲微見其意謂琮不可享天子當用之享后此鄭氏之失也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易氏曰穀善也○王氏曰以穀不失性生生而不窮故天子以納徵○鄭康成曰納徵加於束帛○鄭鍔曰七寸者少陽之數天子而用七寸蓋男下女之義○易氏曰聘

女嘉禮之至善者也○王昭禹曰典瑞言以和難以聘女此不言和難葢玉人為穀圭以用於天子聘女為主○趙氏曰和難聘女一則通彼此之情而歸之善一則諧夫婦之禮而有嗣續所以二事皆用穀圭以穀是天地至和之氣所鍾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趙氏曰自大璋至前馬皆天子巡守過山川祭酌之葢三璋據為勺柄黄金勺以下據為杓頭葢鋭首曰

圭半圭曰璋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事地以終天之功爲事山川以成地之功爲事故祀山川以璋邸射而巡狩用事於山川亦以璋凡以象陰之成事故也然謂圭璋之勺形制並與圭瓚同是有事山川用此盛酒以灌神之器但圭瓚以圭為柄故謂之圭瓚此以璋為柄故只謂之璋瓚皆用玉為之大璋加文飾用於大山川中璋殺文飾用於中山川邉璋半文飾用於小山川言大璋中璋則知邉璋為小

不言小而言邉以特飾其邉如邉之有邉騰邉脣也飾其邉計其分寸得大璋之半注所以言半飾飾謂彫琢成文也射四寸謂就璋上剡出一半已上至首令削得尖細以貫勺勺即瓚也其半以下不琰處則爲文飾是大璋中璋邉璋寸數雖不同而射處皆尖四寸射如射之貫以象山澤通氣與璋邸射同不射則貫勺不得厚寸則三璋皆如此厚也○鄭鍔曰祼圭之盤謂之瓚璋之盤則謂之勺見其所容者少也

勺以黄金爲内青金爲外黄者地之盛色也青者東方少陽之色也中央其地之正位歟地之成物則色以黄爲盛也故黄金爲勺則山川之位正乎中央而成功之盛也陰之美發生自東青者地道發生之色歟故青金爲外則山川之功始見之東方之義也朱中者朱者至陽之色山川雖爲陰之聚然實含陽乎中中不含陽則無以發生萬物故以朱飾乎中以象山川者陽氣之藴也鼻寸者圭瓚之龍所以前注勺

之臯則瓚之龍也瓚言龍總舉其形而言也勺言臯舉龍之一而言馬以見山川通氣之義也以一寸為度如上文厚寸之意也一寸則十分也十者地數之成也衡横也勺如盤然横乎中央故謂之衡○鄭康成曰衡謂勺徑

衡四寸者以象山川捍蔽四方之意有繅者用之時當以繅藉為飾以象山川為國之文飾也言天子巡守四方之時所過山川或當有祭祀則用之也必以馬以牲蓋馬之為物行地無疆故校人言將事

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用馬以祭之時宗祝則執此勺以前之蓋用馬以祈神也大祝云過山川則用事言宗祝者尊之之辭○陳用之曰鄭氏有事山川則用灌馬豈其然乎宗廟有灌求神於陰天地不灌而山川地示豈復灌之云乎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陳用之曰以文攷之當繼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蓋聘女天子以圭諸侯以璋是為降殺之等若以繼邊璋之後則邊璋與黄金勺用

以酌者聘女加於束帛非酌事禮安所用哉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

鄭康成曰瑑文飾也○趙氏曰瑑謂有折鄂瑑起覜視也聘問也衆來曰覜時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鄭鍔曰諸侯朝於天子公侯伯以圭而其臣覜聘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覜聘亦以璧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八寸雖降於公而實過於侯伯子男臣非可以踰乎君其分異也或曰據

先儒所釋則瑑圭聘天子而以璧享之瑑璋聘王后而以琮享之八寸之制特言上公之臣而已不知經言瑑圭璋璧琮則與圭璋璧琮固不同也五等諸侯以桓信躬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而已其制既有降殺則公侯伯之臣何嫌乎圭璋子男之臣何嫌乎璧琮又何嫌乎其制皆八寸必欲强為六寸四寸之說○趙氏曰此是諸侯遣臣覜聘乎王之所執非是天子使人於諸侯所用者葢天子有事諸侯遣卿大夫來聘遂執此以見王然上公以九為節而曰八寸者葢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此諸侯

之臣不得用本君玉故等而降之為八寸也據行人注二王後用圭璋五等諸侯用璧琮諸侯之臣降一等子男之臣不得同本君則用琥璜以此知玉人圭璋琮是五等之諸侯所執至五等諸侯之臣唯上公臣執此八寸其餘則殺而子男之臣則執琥璜經不言二王舉尊以見卑也況乎諸侯之三采三就二采再就而諸臣特二采一就其尊卑隆殺固不待辨而明○陳用之曰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自蒼璧禮天至於玄璜禮北方此六物之制本以禮神而幣亦用之蓋此六物者人之所寶用以為幣誠足示也故天子之於諸侯諸侯上交

於天子與夫諸侯之相為禮咸用焉即行人所謂以和諸侯之好故是也此言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則天子使人於諸侯所用以為禮者瑑謂為之文以飾之别於禮神之物故也○王昭禹曰於玉人言其長之數以蹴玉為器其制存於玉人於典瑞言采就之數以成器然後設飾以為用其禮成於典瑞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趙氏曰牙璋謂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如牙齒參差而

有尖鋒之狀故曰牙璋中璋亦然是牙璋之中樣者故不言牙而言中以此發兵若後世銅虎符發兵之類軍多則用牙璋軍少則用中璋以中對牙則牙璋大而中璋為小可知○王昭禹曰事有大小故有牙璋中璋之異 牙有噬齧搏擊之威如爪牙然以牙為象取其能制人而人畏之璋象陰之成事兵陰事也詩以祈父為王之爪牙祈父司馬也兵事正掌於司馬而謂王之爪牙與此意同七寸其長也射二寸則邪剡二寸為牙其下

有五寸為體不琰也五中數也五寸之體而加以二寸之琰為七寸七過中數豈非取剛過中以爲用有誅戮之象乎○鄭鍔曰三璋雖異皆以七寸為度則射皆二寸則以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軍旅之事赫赫炎炎耀威于天下使人不敢嚮邇則取火生成之數也宜矣○易氏曰白虎通曰璋為南方陽極而生陰兵陰也故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趙氏曰以起軍旅謂發兵必以此為信言軍旅則必有征誅之事也以治兵守則用兵守禦去處以此璋治之使不失其備不必有征誅之事也此

與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同彼不言中璋亙見也禮書引春秋宋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杜預注曰瑞是符節發兵者此事甚親切在哀公十四年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趙氏曰駔注讀爲組以玉為琮方而以組帛繫其鼻故名為駔琮亦如以玉飾豆即名玉豆以玉飾案即名玉案也五寸其闊五寸也權謂王后以此為稱錘

以稱物之輕重○鄭鍔曰權者銖兩斤鈞所由生宗后以組繫五寸之琮以為權葢用之於内也然則獻璽稱絲之用其以此歟○毛氏曰玉堅剛之物用以爲器庶不損壊因之而麗其瀍則瀍亦與傳而無窮故先王即璧以為度即琮以爲權然不用圭璋者權以等物之輕重宜先平正焉圭璋上鋭而下方又長而狹非平正故也璧雖平正然中空不可以為鼻而組無所施惟琮八方其中實足以為鼻故組之為宗

后之權

陳用之曰謂之宗后以為權其繼天子理内治為天下所宗故也

易氏曰駔琮以為權與璧羨起度之意同葢璧之體圜而象乎天琮之體方而象乎地天地為萬物之所始而萬物之數莫不取灋於天地此權所以取乎琮而度之所以取乎璧也知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駔琮為權而權不以琮是駔琮可以爲權之始不

可以為權之用蓋權之爲器瀴度之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王慮其制之不存故託其制於駔琮耳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

王昭禹曰琮方以象地故大琮后以爲所守之玉謂之大琮則以守内治者玉莫大於此也十有二寸與鎮圭之數同王繼天而為子故備天數后繼天子而致内治故同於王○鄭鍔曰琮本八寸爾其射二寸两旁各射二寸是為四寸四寸之射八寸之琮此所

以十有二寸○鄭康成曰射其外鉏牙○賈氏曰據八角鋒故云鉏牙○趙氏曰謂之內鎮者對天子執鎮圭爲內天子則執鎮以治外后則守大琮以治內禮書云亦刻山鎮在上如鎮圭又或謂猶天府所謂玉鎮取其鎮壓之意非瑑四山鎮在上二說皆通○易氏曰守之為言各有分守之謂也蓋天子聽外治必能守是職而後可以鎮乎外后聽內治必能守是職而後可以鎮乎內茍違其守則外內失其政尚奚足以言鎮乎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鄭敬仲曰琮有宗之道能為人之所宗者然後能出瀍以爲權

鄭鍔曰駔琮七寸其穿組之鼻則寸有半天子用以為權蓋用之於外也然權宜一出於天子后之權以五寸之琮天子之權以七寸之琮者蓋内外雖異位皆不可以無權天子之權非不可用於内也以為宗后治内則瀍宜出於后也然内之權則出於五寸之

琮外之權則出於七寸之琮又以見王與后之權不能無輕重之等易氏曰七成數也以成數為權則成而不可變也五中數也以中數為權則中而不可易○陳用之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陽道主變陰則有常而無變焉惟無變故所謂權者不出乎中惟有變故所謂權者不執乎中容有過中之事焉五中數也后之所謂權者不出乎中故其制以五七過中之數也天子所謂權不執乎中故其制以七然天子天道也宜以璧爲用后地道也宜以琮為用天子用琮以為權何也蓋后地道也其灋止於用琮君則能天而能地可得而兼用焉故為度以璧而為權以琮上焉而天下

焉而地無所不該之義也權不用璧而用琮者葢莫高於天長短之所由生莫厚於地輕重之所由積所以審輕重者宜乎用瀍地之器○毛氏曰后之權用之宫王之權用之國先王非務爲異也亦欲瀍度之不壞不幸失其一尚存可資之則也於天子言臭則后可知言寸有半則后一寸可知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趙氏曰兩圭亦是用玉琢成方琮却於琮兩邉琢出

兩圭相對其圭各長五寸邸者取其托宿之意天則以璧為邸地以琮為邸必以五寸則以地數不過五如書五曰土也此亦植在神坐前欲地示降而依憑存宿於中非所執之玉也此即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制此器故特言其寸數○易氏曰兩圭祀地對四圭祀天而言也天以健為體其德無不周故其用爲四圭其數爲尺二寸地以順為體其德有所止故半之而爲兩圭殺之而其數爲五寸知四

圭尺有二寸而托邸於璧則知两圭五寸而托於琮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趙氏曰瑑謂就上雕琢成文縷要别於禮神之琮即如上文瑑圭璋璧琮也琮祀地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則享夫人以瑑琮宜矣上文璧琮九寸以享天子則后在其中天子以九寸至夫人則分早降用八寸宜矣○陳用之曰禮之道施報而已覲后夫人有致飲於賔客之禮則諸侯之於后夫人其有享

也宜矣享夫人以琮則后享之用琮亦從可知矣言夫人而不言后舉卑以見尊也先儒不此之思徒泥享夫人之文以謂諸侯自相朝所用致享豈其然乎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鄭鍔曰以玉飾案其廣十有二寸每案以棗㮚為列十二案故十二列○賈氏曰棗㮚謂案案皆有棗㮚為列十有二者據案十二為數不謂案之上十有二也案飾以玉所以明憑恃以爲安者在德也

○陳用之曰案十有二寸者具成數棗㮚之陳亦以十二之數而加之於案非謂十有二案也○趙氏曰棗之爲物其實赤㮚之為物其體堅所以取其信敬堅實之義女所用以為贄者春秋傳曰棗㮚以告虔也女贄不過此事在莊公二十四年○鄭司農曰夫人天子夫人○王氏詳說曰闕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而天子亦有三夫人矣后夫人皆預於賔客之事案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說者謂諸侯夫人待聘者之禮有竹簋以盛棗㮚而

無案及勞二王之後則有案矣是案十有二爲后設也鄭氏旣知勞二王之後爲案十有二矣然不知其闕文乃以為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㫖不謂攷工惟此一職為周制使夫人之號與王后不別又何以有宗后爲權與夫宗后守之之文乎

鄭康成曰純猶皆也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陳用之曰諸侯純九大夫純五謂以棗㮚而列於十有二寸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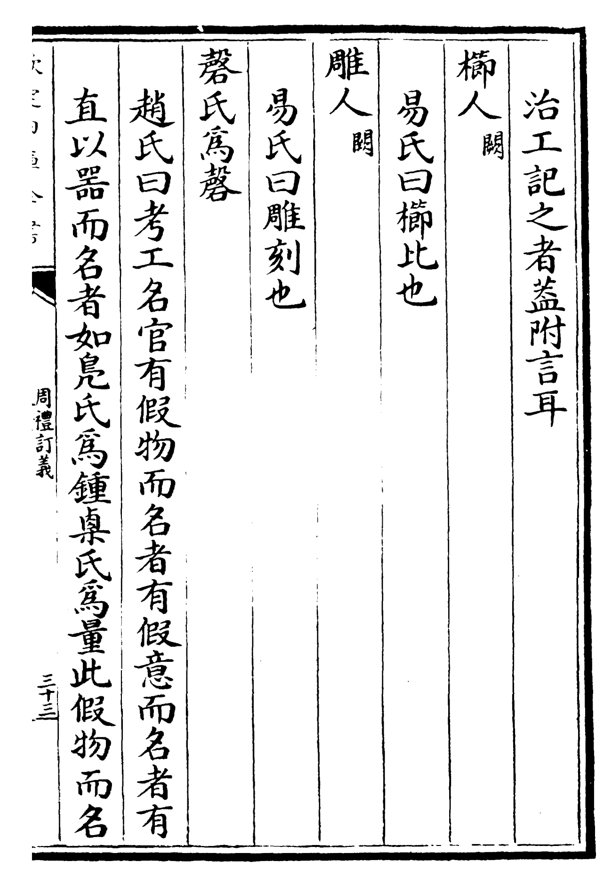
其勞諸侯也純以九馬其勞諸侯之大夫也純以五馬不以命數之多寡爲節葢厚之也

王昭禹曰夫人佐后以致内治王於賔客致酒后致飲而夫人亦致飲王於賔客有膳與饗食之禮而夫人亦致饗食與膳故王勞賔客而夫人亦勞諸侯陰陽相成之義○趙氏曰勞諸侯以王后爲主然言夫人則王后在其中乃舉卑以見尊也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趙氏曰半圭爲璋圭象用之利天以生物無不周故祀以四圭地不及天故以兩圭日月星辰不及天故祀以圭璧山川屬地其用亦不及地之大故祀以璋表其得地利之半耳璋邸者就方琮上出一璋以璋而邸於琮琮方所以象地之體以琮爲依托之邸所以象山川之麗於地也與圭璧之意同亦欲山川之神降而依存於璋邸中亦植在神坐前非手所執之玉○鄭康成曰邸射剡而出也○賈氏曰向上謂之出璋首邪却之處從

下向上總邪郤之名為剡而出○易氏曰射言剡出而貫於邸素功則朴質而無瑑飾之文所以象山川有阻固之功賓客有藩屏之功○陳祥道曰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書大傳曰其餘山川祀者小者視子男周禮諸侯為賓諸侯臣爲客山川賓客等衰雖殊其以造贈用邸射一也○鄭康成曰致稍餼造賓客納稾食也○王昭禹曰以致稍餼則典瑞所謂以造贈賓客也造贈則言造館以贈稍餼則指其物互相備也陳用之曰玉人之事專以治玉而成器然非玉人所


治工記之者葢附言耳

櫛人闕

易氏曰櫛比也

雕人闕

易氏曰雕刻也

磬氏爲磬

趙氏曰考工名官有假物而名者有假意而名者有直以器而名者如梟氏爲鍾㮚氏爲量此假物而名

官也如築氏為削鍾氏染羽此假意而名官也至於物無可假意無可取直以所制器名官如輪人為輪矢人為矢與磬氏為磬是也

鄭鍔曰磬以石之似玉者為之梁州豫州皆貢而不若徐州之美泗濵浮磬葢取石之浮者為之欲其音之清也先儒謂磬為立秋之音以聲之清故也論韶樂則曰戞擊鳴球論武樂則曰磬管鏘鏘以球為難調也故先王敎之有磬師為之有磬氏然有大磬有

編磬大磬特元磬也明堂位曰叔之離磬蓋編則離離則特故也○王昭禹曰詩曰依我磬聲蓋樂器之中磬為最清衆樂依之以為準也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惟其聲之清故動出而能辨也磬者樂之細也細則大聲為貴故欲其將將焉凡樂大者從細細者從大故石尚用角馬銑喙而決吻數目而顧脰小體而騫腹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以之為簴則擊之而由其簴鳴矣先王用磬其詳如此

倨句音鉤一矩有半

鄭康成曰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賈氏曰一矩為句據上

曲者一矩為股據下直者弦謂兩頭相望者假令勾股各一尺今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其句股之形即磬之倨句折殺也○趙氏曰作磬依律長短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是黃鍾特重之磬其他磬皆依律起度倨句一矩有半者謂股與鼓兩處分為兩矩一矩為句一矩為倨注作股字恐錯了雖是股與鼓廣狹長短不同難勻分為兩矩然廣處短狹處却長以此準折恰各占一矩甚均此謂倨句也兩處形様寸數既分作兩矩了却於磬垂下兩角處中間

放彎折共要一矩有半比上邊倨句處減半矩據此數是減四分之一此謂一矩有半也以尺寸論之上邊倨句處共四尺五寸則此下邊兩弦之間恰有三尺三寸七分半然所以必要一矩有半者葢此磬體要半折不要帶方折如一矩有半恰好若過此數則太過於直不及此數又忒彎曲印圖謂股廣短鼓狹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鼓廣於股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

有半也此倨句各得一矩有半之意然則說上邊尺度不見觸兩弦之意矩者只是起數之名如車人半矩謂之宣治氏以中矩歸於胡以倨句歸於援又匠人以溝洫說水磬折豈皆以方論○賈氏曰案樂經之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大小之制此經倨句各一矩并矩半皆假設言

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鄭康成曰博謂股博也博廣也○鄭鍔曰磬以上大

者謂之股以其非所擊故短而博〇陳用之曰股取況於股肱之股蓋其體之肥故也磬之下小者謂之鼓以其所當擊故長而狹〇陳用之曰鼓取名於鼓舞之鼓擊者為前而在內不擊者為後而在外内者在下外者在上故康成謂股外面鼓内面也〇趙氏曰爲一爲二爲三是分作三節筭分數博為一謂股濶廣一律計九寸股爲二謂股長二律計尺八鼓為三謂鼓長三律計二尺七寸三分股博去一爲鼓博則鼓廣六寸二分鼓博以一爲厚則通上

下其厚二寸此黄鍾磬餘皆以律凖數

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趙氏曰凡樂厚則聲清薄則聲濁已上謂聲太清已下謂聲太濁○毛氏曰太清生於厚故摩其兩旁而使薄太濁生於薄不可復摩故但摩其兩端使之短短則勢緩而聲自然清○陳用之曰此記其調之之灋

周禮訂義卷七十六

謹案卷七十五第十三頁前七行以其成物之功

刊本功訛巧今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乾位西北刊本西訛而今改

第二十六頁前六行而火之性四字疑有脱誤

卷七十六第十一頁後二行笏度二尺有六寸二

尺者其長刊本度訛廣二皆訛三並據禮記改

第十四頁後三行典瑞言其致用之備也刊本致

訛欲今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故琬圭則圓其鋭刋本圓訛因

今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內好若一謂之環刋本環訛瑗

據注疏改

第十九頁前六行宗祝以前馬刋本祝訛祀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言宗祝者尊之之辭刋本祝

訛祀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四行以桓信躬蒲穀刋本穀訛璧

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一行註故等而降之刊本故訛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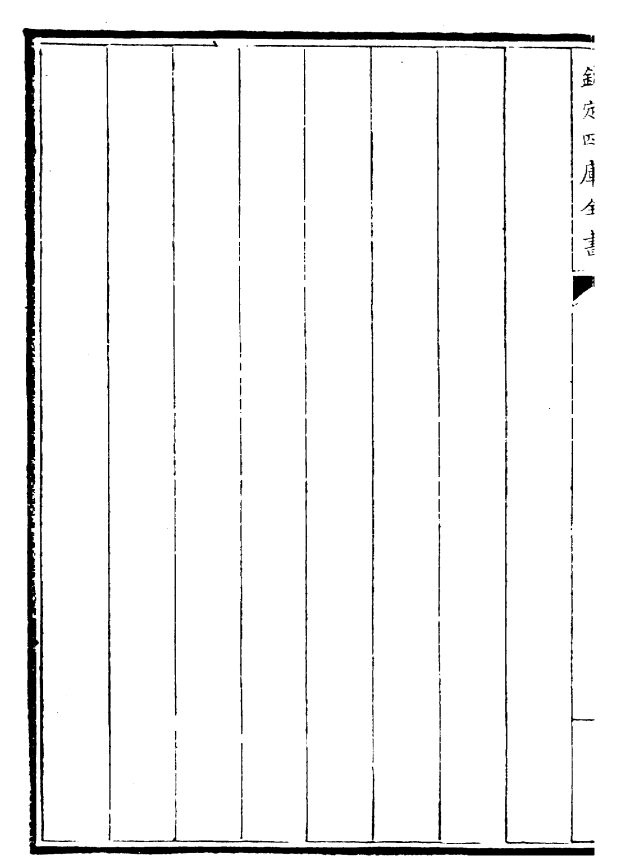
今改

第三十五頁前七行是倨得一矩有半也刊本有

訛者今改　後五行註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刊

本七訛三又後長二律一尺八寸刊本律下脫

一字尺下脫八字並據賈疏改增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程　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七十三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七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矢人為矢

王昭禹曰夏官有槀人司弓矢而冬官又有矢人者蓋槀人則掌以財齎弓矢之幹所以給矢人之用者也司弓矢掌弓矢之法則以藏矢人之成者也○趙氏曰矢人止為矢冶氏止為戟二工皆有正職而矢鏃乃金工所制却是冶氏為之矢人特以已打成之

鏃刮摩而用為矢考工所以列治氏於攻金之工列矢人於刮摩之工正以此爾詳見治氏篇

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趙氏曰鍭矢注謂鍭之言候也可以伺候射敵人禽獸之近者而中焉○毛氏曰以其鍭之重也故名之以鍭茀矢注改作殺以其中則可以死○陳用之曰茀之言拂也可以制物即司弓矢所用於近射田獵者也○王昭禹曰三分一在前二在後者箭槀中鐵莖三分而以一居前也夫殺矢刃長

寸而鋌十之所謂挺則槀中鐵莖也矢長三尺而鐵莖長一尺三分其鐵而以一分居前則一尺之鋌槀前得三寸三分寸之一槀後得六寸三分寸之一則箭鐵為重也此所以中之則死而謂之殺矢鍭矢也

○陳蘊之曰案圖說亦如此或謂矢長三尺一在前則鋌長一尺在前耳不必又於一尺之鋌分三分之一也然一在前者皆鐵耳則前重矣○易氏曰三分其槀之三尺則一尺在前二尺在後以後二尺之重與前一尺相等則槀前之鐵為極重矣故其發遲而近射用焉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

趙氏曰兵矢用於兵戰田矢用於田獵謂枉矢絜矢也即司弓矢用於火射車戰者也○易氏曰五分其槀之三尺則尺有二寸在前尺有八寸在後也以後尺有八寸之重而與前尺有二寸相等則槀前之鐵比殺矢蓋短而小矣故其發遠而火射用焉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鄭康成曰司弓矢職殺當為茀○賈氏曰直言茀矢不言矰矢以其與茀

矢同制故略不言

趙氏曰茀矢用於弋射要去得高所以鐵莖前重處又少後又輕輕則射得入高空去不至低墜下也○易氏曰七分其槀之三尺則在前者尺有二寸七分寸之六在後者尺有七寸七分寸之一也以後七分之四與前七分之三相等則槀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發高而弋射用焉至於恒矢庳矢前後皆四分而此不言者以其無所輕重故也○毛氏曰禮曰挺矢

一乗骨鏃短衛志矢一乗軒輖中亦短衛矢本以殺物今以送死其鏃易之以骨志矢習射之矢志於中也所謂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是也其鏃以骨今以其送死故無鏃而軒輖約也惟無鏃乃均則恒庳骨雖不用鐵以有骨九分宜四在前五在後矣

總論

劉執中曰司弓矢所辨者八矢而此所記止五矢又田矢兵矢司弓矢即無有蓋司弓矢以辨其名物為主考工記止記其為之之法則有合而名之者皆該在其中且司弓矢據事之重者為先故枉矢絜矢用

於戰伐是重事則列在前鍭矢殺矢却在後此據鐵之重者為先故鍭矢殺矢二在後者則列在前而枉矢絜矢却作田矢兵矢而在後也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

鄭鍔曰此言為矢之法假令矢槀長三尺則削而殺其一使小令趣鏃也○賈氏曰槀人注云矢服長短之制未聞今所云長三尺者彼無正文此約羽六寸逆差之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

鄭鍔曰又以其長而五分之以一分而安其羽其羽當六寸

以其笴厚為之羽深

鄭鍔曰所謂妢胡之笴是也字文為稾故有稾人之官量榦之厚以為羽深則以羽入笴不傷其力○趙氏曰笴之藏羽要恰好入羽太深則傷笴太淺則羽易脫當看笴厚薄而為深淺

水之以辨其陰陽

趙氏曰辨正也陰沉而陽浮凡物負陰抱陽陽木稹理而堅重陰木疏理而輕柔竹亦如此陽生於山南者陰生於山北者陽竹輕清陰竹重濁然生而混成不可辨也惟水隨物輕重而應之以浮沉初無心焉置於水而沉則竹必重濁置於水而浮則竹必輕清然後調適而用之然所以辨其陰陽者欲以設其比須使輕重均方可也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

趙氏曰比謂箭括抵弦處以其貼近絃故名為比如五家為比以其近而相親也夾謂以手指夾而揺之既辨得陰陽了然後夾而揺那處輕那處重看得輕重均然後設其比設比了夾其比揺之使輕重均然後設其羽○賈氏曰弓豎用之故比在槀兩畔弩横用之故比在槀上下無問弓矢弩矢比在兩旁上下皆設羽於四角同也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

鄭鍔曰羽長六寸三分之而設其鋌鏃之刃當長二寸也於文當為三分取一以設其刃不言取一者缺文也自參分其長而殺其一至於設其刃皆言為矢之中法如此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音但矣

趙氏曰矢之輕重羽刃相稱則其發不可禦矣憚驚畏之意雖有疾風亦弗能憚不能驚憚其矢而使緩

其勢也○李嘉會曰疾風如何能憚矢蓋羽茀長頭茀輕中茀軟則前去徑速疾風茀能憚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音丸

趙氏曰刃長寸謂箭鏃也鋌謂鐵莖也垸是稱兩之名此言刃長寸而上文三分其羽以設其刃乃謂二寸意者一寸刃也二寸一半刃鏃一半刃根併而言之詳見冶氏○王昭禹曰此蓋殺矢之刃鋌如此○易氏曰刃過於長則滯而不發此刃必以寸所以獨見於

矢人冶氏為殺矢亦曰刃寸

前弱則俛音免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

鄭鍔曰上文言其法此又言其不中法之狀○趙氏曰此段理會箭笴并羽○李嘉會曰矢之榦強弱欲適中矢之羽豐殺欲適節笴近比處軟弱則矢行而低俛言低也笴近鏃處軟弱則矢行而摇旋翔言回顧而掉轉也中間輕弱則矢行邪曲紆言曲也中間強而太健則矢行高起揚

謂飛揚也此是强弱失中者也羽豐則太多多則矢重而其行失於緩羽殺則太少少則矢輕而其行過於急趮謂旁掉而去急也此是豐殺失節者也矢之病如此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

鄭鍔曰欲知其病者必夾於兩指之閒以搖之如豐殺中節則搖之必均平而無輕重也○鄭康成曰今人以指夾矢儛衛是也

橈之以眂其鴻殺之稱也

鄭鍔曰以為未足以知其病又橈其榦如鴻殺相稱則無强弱○賈氏曰此言鴻即上文强是也此言殺即上文弱是也

趙氏曰以指夾而搖之則羽豐殺之節可以眂而見以手指橈而屈之則笴强弱之稱可以眂而知上是試羽下是試笴笴體欲相稱故於鴻殺言稱羽欲有節故於豐殺言節

凡相笴欲生而摶

鄭康成曰相猶擇也○王昭禹曰為矢雖出於工之巧而材茍不美雖工亦不能易其質而為良所謂𥝠胡之笴亦以其材美也然則欲其笴之良孰若相其材之美乎○鄭康成曰生謂無瑕蠹也摶讀如摶黍之摶謂圜也○鄭鍔曰欲其圜出於自然非琢削也故曰生而摶○趙氏曰與廬人刺兵摶同

同摶欲重

鄭鍔曰其摶同矣則以重為貴○易氏曰於圜之中

又擇其材之實者

同重節欲疏

鄭鍔曰其重同矣則以節目之疏者為貴○趙氏曰節密則輕

重不等麄細不匀也

同疏欲㮚

王昭禹曰於節疏之中又擇其材之稹栗而堅○鄭鍔曰

㮚肉之色必黄或又取其色如栗也

總論

趙氏曰弓之笴長弩之箭頗短弓箭設比在笴兩旁弩箭横用之設比在稾上下其制度利病一般此所記者乃緫云初不曽分矢以鏃為首以括為末然鏃葥田兵殺皆有齊而考工獨於殺矢言齊以殺矢要中之必死用金為多故特記之要調適其金錫其實皆有齊也

陶人為甗魚輦反實二鬴音輔厚半寸脣寸

王昭禹曰陶人所以為甗為盆為甑為鬲為庾皆燒

土為之

陳用之曰茹毛飲血非所以養生聖人教之以火化

舂穀以為米臼杵之利興焉炊米以為食鬲甑之器

用焉陶人之職其來尚矣考工所記葢亦因前代所

制以為之法○鄭司農曰甗無底甑

趙氏曰甗必有物以為底如今甑以竹為箄之類若

果無底蒸物不得厚半寸言其身脣寸言其口邊又

厚也○鄭康成曰量六斗四升曰鬴○陳用之曰先

儒所引者齊人之亂法非先王之制度所以知鬴為斛者蓋㮚氏為量內方尺而員其外其實一鬴其脣一寸其實一豆豆謂斗也斗十之而為斛則鬴之方尺為斛可知或言鬴或言斛互相見也○鄭鍔曰鬴之脣一寸其實一升則其腹深尺當實十斗鬴宜如管子所謂百升而成釜之釜也有足者謂之鬴無足者謂之釜所容皆同故其名相近也

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毛氏曰盆以盛物亦以為量荀子謂畝數盆一本數

以盆鼓也猶鬴本以烹飪又以為量蓋先王藏禮於器之意○鄭鍔曰莊子鼓盆而歌記言夫人繅三盆此所謂盆也

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鄭鍔曰甑以蒸物爾雅言甑謂之鬵詩所謂溉之釜鬵者亦甑之名也其厚其脣制作皆與甗同其實亦無多寡之異所以異者甑有底而其底有七孔耳○王昭禹曰七穿所以達氣○鄭鍔曰必七孔取火之成數

鬲實五瞉音斛厚半寸脣寸

鄭鍔曰鬲則鼎之類所以烹飪也經於亨人言鼎鑊於小宗伯言逆鑊於小司寇言實鑊而不言鬲爾雅曰疑足謂之鬲疑空也蓋其足之空中也○陳用之曰有甑必有鬲鬲盛水於下甑加於上以木巽火水在火上而水火相逮炊以熟物○鄭康成曰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一斗二升五觳者六斗也○鄭鍔曰漢志云十斗為斛今人亦以十斗為斛斛之名與觳相近而容不同以理推之鬲所以蒸炊之器也其上容甑焉甑容多而鬲容少固其常也則觳為斗二升蓋與斛異

庾實二㲉厚半寸脣寸

王昭禹曰庾用以量○賈氏曰爾雅匊二升二匊為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庾庾本有二法故聘禮十六斗曰藪注云藪即庾也昭二十六年云粟五千庾注庾十六斗○陳用之曰庾實二㲉與經傳所記十六斗之數不同蓋所謂請益之庾者是粟之數非器之名豈此所記者自陶人所為缶屬之謂非粟之數名者○鄭敬仲曰庾從一從臾少數也須臾而度之矣

總論

趙氏曰鬲如鐺鍋盛水甑甗加其上火炊以熟物物熟須要盆盛頓傾物入甗甑須要庾量多寡五者不可闕一

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鄭鍔曰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甄人合土而為器即旊人爾旊人為瓦器之有方陶人則以火而熟之旊人則以土而為之簋者盛黍稷之器也簋有以木

為之亦有以土為之者說者以為宗廟用木天地用瓦詩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儀禮饋食有瓦豆則宗廟用瓦豆矣旊人之為簋以土為之也然經言簋多矣獨此載為簋之法說者謂簋以盛稻粱加膳也簠尊而簋卑用簠則簋從用簋而簠或不預故不言也覲掌客所言上公簠十侯伯簠八子男簠六而簋則同十有二其尊卑固明然經無瓦簠之說此不言為簠者豈其不用土以為之故歟其實一觳容

一斗二升此言自豆之實積而為縠之制三豆則為一縠縠之大能容三豆之物也攷諸家説豆區量釜數皆不同蓋始於經無為豆之法梓人言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以爵一升觚三升攷之則一豆當容十升字當為斗與此所謂豆蓋不同此所謂豆乃俎豆之豆經只言豆實三而成縠不言豆之所容而康成以為豆實四升者蓋用爾雅之文以謂匊二升二匊為豆故曰豆四升也然則此豆容四升以之為縠則

觳容一斗二升矣不可以為豆區鍾釡之法先王之為鍾釡之法必不同俎豆之豆所容為醖説者之異同蓋不攷其詳爾○易氏曰豆謂瓦豆周家金木之豆皆四升即齊晏子所言四豆之實是已惟簋實觳所容三𣂁

趙氏曰崇尺高也厚半寸身也脣寸口邊也惟豆與簋相似所以又兼為豆如陶人為甗又兼甑鬲盆庾也○賈氏曰簋法圓舍人云方曰簠員曰簋孝經陳其簠簋注云内圓外方者彼發簠而言之

凡陶瓬之事髺音刮墾音辥音孽暴音剥不入市

王昭禹曰凡陶瓬之事謂陶人瓬人所作之器○鄭康成曰髺讀為跀○賈氏曰跀謂器不正欹邪者○陳用之曰髺如髪之髺言其聚而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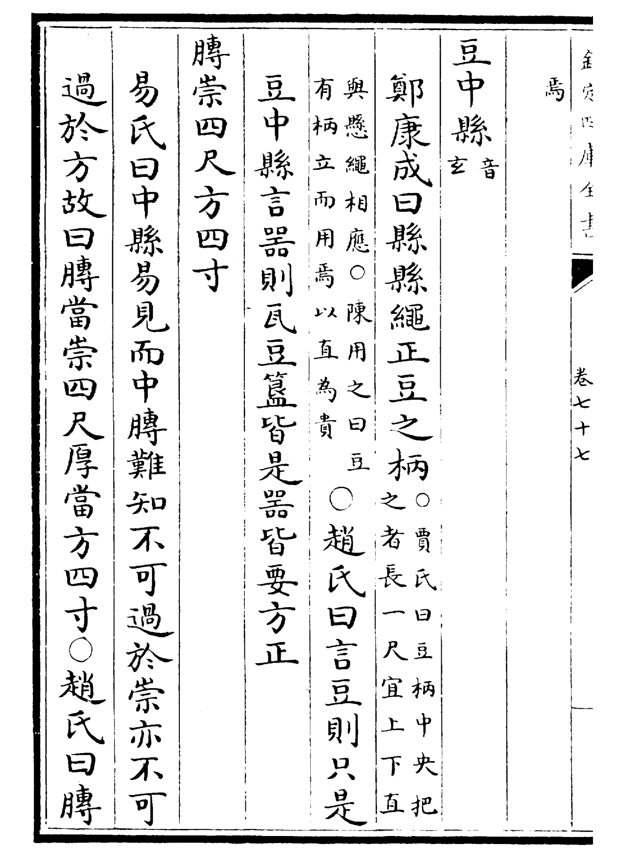
墾頓傷也○陳用之曰墾如土之墾言其發而分○鄭司農曰辥讀為藥黄蘗之蘗○易氏曰蘗言其破裂而不全○鄭康成曰暴墳起

不堅致也○鄭鍔曰陶瓬之事剛則䍃枽則坯以其失剛枽之節故器之或過乎堅或不及乎堅而其病則䍃則坯皆不可用也用器不中度不入於市髺而

跀者則有款斜之病墾而傷者則有毀頓之病與夫薜而破裂暴而墳起者皆不得以入市則工人用器不敢以苟簡而罔利也

器中聲去䏝音遄

鄭鍔曰䏝者植木於鈞之側上下崇四尺既拊泥而轉其鈞之時則視此䏝擬度以為法使與䏝相應則其器端正也為器必欲中此䏝乃善○陳用之曰器中䏝者欲其形之細滑也古文以䏝為切肉也陶器之形質如之則其細且滑可知矣豆亦器也言器中䏝則瓦豆亦與



焉

豆中縣音玄

鄭康成曰縣縣繩正豆之柄○賈氏曰豆柄中央把之者長一尺宜上下直與懸繩相應○陳用之曰豆有柄立而用焉以直為貴○趙氏曰言豆則只是豆中縣言器則瓦豆簋皆是器皆要方正

膞崇四尺方四寸

易氏曰中縣易見而中膞難知不可過於崇亦不可過於方故曰膞當崇四尺厚當方四寸○趙氏曰膞

崇四尺謂正瓦器之高使不過此過厚則火燒不透易得破壞中義乃謂上文止言崇尺何用四尺高以為式疑有脫誤却不知膊者先王特為定則燒時為準凡高下斜曲皆就四尺内忖度不成做一尺高或樣如今之木匠手持五尺則子起屋量一尺高升也是此則子量一二丈柱擴也是此則子中義未之思爾

梓人為筍虡

鄭鍔曰或謂攻木之工七而分為二何耶余以為記人重時王所尚之輿故以輪輿之事先列之禮樂之器或用木以為之而名官特曰梓人者以梓為材之良制器者先貴乎良故以名官也○王昭禹曰梓材之義可以為禮樂之器故工能治材以為器者謂之梓人○鄭鍔曰梓人為禮樂之器固不一此言其為筍虡之法耳筍虡者樂器之所懸也其横者謂之筍以其圓如竹筍然且其飾如竹筍之文樂之節亦由此始啟也其植者謂之虡以其中之

虛而樂之聲所由以達故也筍或作簨虡或作鐻其實一也○易氏曰筍之上有崇牙所以縣之也虡上設業以象業成於上而樂作於下業之上樹羽以羽為南方之屬而禮樂文明之象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筍虡商之崇牙周之璧翣夫筍虡所以縣金石之樂也有虞氏戞擊鳴球與夫笙鏞以間是已有金石之樂夫豈無筍虡乎而明堂所言止於三代者則周人不以有虞之筍

虡賜魯也然考工記云商人上梓梓人為筍虡而不言璧翣固然矣豈梓人為商人所上之官而不言崇牙乎是知梓人非三代制也明矣且以筍虡言之靈臺為文王作樂之詩曰虡業維樅賁鼓惟鏞有瞽為成王作樂之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皆言虡而不言筍特以所懸者為主耳業大版也業之所設設於虡之下而金石之樂縣在是故二詩皆言虡而不言筍至有瞽而又及於崇牙樹羽者豈非成王之時樂

為大備乎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

鄭鍔曰言此物可以為宗廟之用○鄭康成曰脂牛羊屬膏豕屬○王昭禹曰雜肉而生謂之脂生於肉上謂之膏○鄭鍔曰臝者先儒謂虎豹貔貙獸之淺毛者若言有毛則不可謂之臝矣羽者能飛鱗者能藏飛者禽鳥也藏者龍蛇也亦不可以謂之獸合此二者而以大獸目之記者之誤也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嬴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

賈氏曰此別言之欲分別可以為筍虡者○鄭康成

曰為牲致美味也筍虡貴野聲也

陳用之曰此篇所記多無據而不可考證如言天下

之大獸五而羽者鱗者與焉夫羽炎亢於上能飛而

不能潛鱗於下能潛而不能飛若非所謂獸也其所

謂嬴者則指虎豹之屬豈嬴也哉宗廟之事脂者膏

者以為牲嬴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如雞人共雞牲

司馬羞牲魚則羽者鱗者豈不以為牲乎其以臝者為虡鱗者為筍則凡乘樂器者皆用之亦不必宗廟之事

外骨內骨卻音却行仄行連行紆乙俱反行以脰音豆鳴者以注陟又反又音鑄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

賈氏曰此更别言小蟲之屬以飾祭器者○鄭康成曰外骨龜屬內骨鼈屬○賈氏曰鼈外有肉緣故為內骨卻行螾衍

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賈氏曰即蝦蟇脰項也項中鳴也注鳴精列屬○賈氏曰釋蟲云蟋蟀蛬注云亦名青蛚旁鳴蜩蜺屬○賈氏曰蜩蜺即蟬也蟬鳴在脅翼鳴發皇屬○賈氏曰爾雅蛂蟥蛢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江東呼為黃蛢即此發皇也股鳴蚣蝑動股屬○賈氏曰五月斯螽動股陸機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胷鳴榮原屬○賈氏曰揚雄以為蛇醫或謂之榮原

鄭鍔曰或取其行或取其鳴用其狀貌刻畫雕琢於祭器之間凡以致其文之美以見其外物無不盡也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所教反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音玄而由其虡鳴

鄭鍔曰其脣厚其口弇○趙氏曰弇小歛貌其目突而出其耳短其胷大其後燿而削○鄭康成曰燿讀為哨頎小也○賈氏曰哨與頎皆是少小之義凡猛獸有力者皆前麄後細故云大胷燿後其四體大其脰短者虎豹螭貔之類其色淺而短雖非贏也亦贏之屬是物也

氣猛毅故常有力身重遲故不能走然其聲大而宏

○鄭司農曰宏讀為紘紘之紘謂聲音大也

為鍾虡者宜取乎是也何則鍾至重物也惟有力而不能走者必能任重也鍾之聲至大也惟聲大而宏者則與之稱也故用之以為鍾虡以縣乎鍾苟擊其縣則似其聲由虡以出也○鄭司農曰由若也

銳喙決吻數音促目顧古顔反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音問無力而輕則於任

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

鄭鍔曰其銳喙○趙氏曰喙鳥觜畫處銳尖也其食物則決之於吻○鄭康成曰口腃也其目數而近其脰頎而長○賈氏曰頎長脰貌其四體小其腹騫騰而上者也○趙氏曰騫虧也禽鳥之類也是皆以羽而飛者也故謂之羽屬是物也微弱之至故常無力便捷善飛故輕然其聲則清揚遠聞焉為磬虡者宜取乎是也何則磬為至輕故無力而輕者足

以任之樂聲莫清於磬而聞及遠者也故聲清揚而遠聞者則與之稱也故用之以為磬虡以縣乎磬筍擊其縣則若其聲由虡而出也

鄭敬仲曰凡虡之制物形皆於下以載之故有任重任輕之異

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

鄭康成曰摶圜也○鄭鍔曰鴻大也首小而長身圜而大者龍蛇之類也故謂之鱗屬用以為筍圜且長

以龍蛇之形畫之也

賈氏曰鍾磬之虡用鳥獸不同二者之筍則同用龍蛇鱗物爲之

凡攫（俱縛反）閷（色界反）援（音袁）簭（音筮）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鄭康成曰謂筍虡之獸○易氏曰攫言其便捷而攫物閷言其纖利而閷物○鄭鍔曰援能攀援而登高簭言吻之噬而食○賈公彥曰攫閷者攫著則殺之援簭者援攬則噬之○鄭

康成曰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頷也

王昭禹曰必深其爪則其爪長必出其目則其目露而瞪必作其鱗之而則其勢起而直○毛氏曰鱗在身之而在頰○賈氏曰如此之類必藏其爪出其目又作其鱗之而鱗之而謂動頰頷皆可畏之貌

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賈氏曰以似非真實故為撥撥謂鳴聲發動也○鄭鍔曰且當如詩所謂有萋有且之且匪當如斐然成

章之斐且者飾以萋且之文也且其匪色謂飾以斐然之采色也○王昭禹曰如此則其於視也若撥動其體而怒焉雖任大鍾其力之勇鷙足以勝之而不為重且其匪然之文著於采色之間擊其鍾則似由其獸之鳴矣○易氏曰非果鳴也制作侔乎造化則物之無聲者亦疑於有聲矣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趙氏曰積積敗也委委靡也廢不舉也措置而不動也○鄭鍔曰為鍾虡者必取其至猛之象若夫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之物其狀柔弱不能自立積然傾靡如將委地其狀如是加以任重則不勝其任如將廢矣茍又措其采色亦似不能鳴也此脂者膏者之狀只可以為牲歟

總論

趙氏曰凡此皆先王假物意以形容鍾磬聲一要宏

大一要輕清欲工人體此意而盡斵削之巧爾

梓人為飲器勺音杓一升爵一升觚音孤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王昭禹曰梓人為筍虡為樂器也為飲器為禮器也

○鄭鍔曰非酒無以為禮非器無以飲酒飲酒之器大小有度鄉衛有法則命梓人以為之焉勺與爵各可容一升觚可容三升此其法也勺以酌之而用爵以飲故其實皆一升也謂之勺者言酌度以取之其

取者少也謂之爵者其形如雀容受為至少也至於觚之所容則三倍矣多焉三倍而名謂之觚者亦以見其所容者多孤立無朋之意○趙氏曰勺以酌酒今之杓是也古者有龍勺刻龍在上明堂位言灌尊龍勺疏勺蒲勺是也爵用以盛酒盞之小者○薛氏曰爵刻木為之漆其中形如玉爵焉觚盞之有稜角者又大似爵凡酒盞於樽必先以杓挹酒然後注於爵中至用觚則加厚也梓人先勺而後以爵與觚小大先後序當如此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醆商以斚周以爵梓人之爵一升非商人之上梓也明矣雖似周制亦不盡乎周制且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而名之皆曰觴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角璧散禮器曰貴者獻以尊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者二觚二爵四觶一角一散則是用制之有五等矣此言爵曰觚而不及觶與角與散其非周制也明矣然鄭氏以觚當為

觶豆當為斗蓋以所容之酒約之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為酒一斗若不以觚為觶則不及斗酒之數矣緣觶之一字其書有三有以角旁從支者有以角旁從單者有以角旁從氏者角旁從氏當誤而為觚字也必矣若夫五等之觴所容之外又有所謂觥者詩曰兕觥其觩是也又有所謂豐者鄉射記曰司射命弟子升設豐是也鄭氏於觥之說失之以觥即角也曾不謂所容四升何以為罰爵乎舊圖與許

慎皆謂七升曰觵其說似可採也舊圖於豐之說失之以豐為人形而首戴杅謂豐國之君以酒亡國曾不謂豐為爵之承槃與坫同人以酒亡國者何必豐乎鄭氏與聶氏皆謂豐如豆而卑其說似可採也但梓人所為飲酒器皆以木為之詩曰酌之用匏則於是乎有匏爵矣此用之於郊也書曰乃受同瑁則於是乎有銅爵矣此周人用之於圭瓚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此魯人用之於灌也然則周人自用銅而與

魯人以玉爵乎曰周制所用以當代異代為貴賤而不以銅玉為貴賤也

劉氏曰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為四升四升為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陳用之曰賓主之禮有獻而後有酢有酢然後有酬獻也酬也蓋本於主而酢之禮則在於賓獻者禮之施也酢者禮之報也酬者禮之成也○鄭鍔曰主獻賓則以爵而酬賓則以觚君子以燕飲之禮樂嘉賓

之心與之獻酬主尊賓有獻以爵則一升也賓於是酬主人焉主人又酬之其酬以觚則三升也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三酬而九升合一獻之升而計之是為一斗也獻必以一者行禮之始以誠為主也酬必以三者行禮之終以厚為貴也一獻則以少為貴三酬則以多為貴○易氏曰天下之禮主獻賓賓之酢主人主人復酬賓令止言一獻三酬為一斗之實而不及酢者專以待賓為義且為中人之食設也蓋中人之食以一獻三酬為一斗不當言豆故先儒改豆為斗此却不必改也古之為豆有三有以金為之者有以木為之者有以瓦為之者以金為豆

其實四升齊晏子所言是也以木為豆其實亦四升醯人四豆之實是也惟攷工記所言以瓦為豆者與金木不同其實乃至十升則旊人言豆實三而成觳是也梓人之豆十升即瓦豆矣先儒亦知瓦豆之制異於金木之豆或者又泥於旊人十升之說且謂金木之豆皆十升尤非通論

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

鄭康成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為斗○陳用之曰升十之為豆豆即斗也○易氏曰十升之瓦豆誠天下之中制○鄭鍔曰中人之量能容者不過一豆之肉一斗之酒耳不及乎此或不足其欲過乎此則或不

勝其任是故以一斗為率而用爵與觚以為獻酬之節記曰觴酒豆肉豆所以盛肉也故曰豆肉至於酒非可以豆計矣謂之豆酒當為飲一斗酒也

凡試梓飲器鄉許亮反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鄭鍔曰此言試梓之法也梓匠之所為未嘗無法試之之術觀其飲器耳○鄭康成曰衡平也○陳用之曰百工之事必有師焉師則以教其屬為義飲器向口而平矣而其中所實尚不盡焉則為造之不精可

知矣此所以得罪於梓師也試其器必以畫實為度蓋以禮有卒爵飲之既飲之然至於三而止過是則流於亂矣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毛氏曰侯以布為之以皮飾之梓人攻木之工而為侯者以侯待木而張故也○鄭鍔曰射必用侯正名曰侯者蓋天子射之所以服諸侯臣下射之得以為諸侯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所射之侯而侯之制

則有小大之不同天子之熊虎豹侯九十弓侯中丈八尺諸侯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卿大夫麋侯五十弓侯中一丈然其侯中之廣與崇方則一而已○鄭康成曰崇高也方猶等也其廣與崇適相等焉謂侯之中高廣相似也蓋偏於左右則不得其正倚於上下則不得其正惟正然後可以期於中所以欲其相等也匠人之為防亦云廣與崇方蓋非相等則其力不足以捍患故也

王昭禹曰鵠棲侯以為的者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為善中則告勝焉故的謂之鵠也鵠以皮為之各如其侯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唯大射以皮侯其餘有賔射燕射○鄭鍔曰弓二寸以為侯中虎侯之弓以九為節則侯中一丈八尺也中一丈八尺則鵠六尺也由是推之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則鵠方四尺六寸有竒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而鵠方三尺三寸有竒鄭衆馬融皆曰十尺曰侯

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葢不攷諸此耳○易氏曰梓人為侯者三射之侯也古者天子之禮有燕射有賓射有大射而梓人所言者主乎大射之侯何以知之以其言鵠而知之也鄭康成曰大射之侯用鵠賓射之侯用正燕射之侯用質不言賓射之正燕射之質而獨言大射之鵠舉一以該二者也

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

鄭鍔曰弓之左右出者其名曰个亦名曰舌个或音榦取其張而用力也又名曰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有中又有躬有舌舌即个也與其身三者言身居

一分上兩个倍之而居其三也下兩个半之者言下兩个居上兩个之半也○鄭康成曰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易氏曰身在中而居一分兩个在左右而居三分故曰與其身三倍中以為躬則躬之廣凡三丈有六尺倍躬以為左右舌則上兩个之廣凡七丈二尺侯之制上廣而下狹上兩个各出丈八尺下兩个半之各出九尺餘兩畔之丈八尺正合五丈四尺之制其制則躬夾中个夾躬在上下各一幅先儒謂用布三十六丈是也此以天子虎侯為言者也若夫豻侯七十弓則其中為丈四尺其躬為二丈八尺其兩个為五丈六尺其鵠為四尺三分寸之二矣豻侯五十弓則其中為丈其鵠為二丈其兩个為四丈其鵠為三尺三

寸三分寸之一矣非特大射三侯為然雖賓射燕射之侯用正用質之不同而其廣狹長短皆可以類推

○鄭康成曰侯制上廣下狹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鄭鍔曰古者制度取於身而器用生於類故侯道生於弓而侯中亦生於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故其命名亦然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音雲又隕寸焉

鄭司農曰綱連侯繩也舌維持侯者縜籠綱者○趙氏曰縜是圈子穿在个邊綱却穿過圈子以縛在植上○易氏曰綱所以持侯而繫於植縜所以持綱而繫於侯上綱與下綱出舌皆

八尺者以象人張臂之義緍寸者以象人伸指之義蓋臂為尋而指為寸皆近取諸身者也此又三射之侯與夫三侯二侯一侯之所同也○賓氏曰九十七尺廣狹不同緍網籠繫亦異且大侯上舌七丈二尺上端共使四網餘有八網布在七丈二尺之間每九尺一網共十二網則侯之緩縱上下不停然亦依侯大小為數取稱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愚案此大射之侯

鄭康成曰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共

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賈氏曰綴於中間似鳥之棲故曰棲鵠○鄭鍔曰皮侯者天子將祭擇士助祭所射之侯也有諸侯卿大夫有列國所貢之士焉其中多者得與於祭其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祭而君有慶數不與祭而君有讓則是大射之禮乃所以勉諸侯卿大夫士以立功也春以功蓋氣至於春則發生之時人至於春則立功之時大射之禮所以發動使之求為有功之事也○鄭康成曰春讀為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

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　○李嘉會曰大射擇士之射張虎豹之皮示難服也而鵠又難中之鳥而能中者則可擇矣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鄭鍔曰五采之鵠者即射人所謂五正之侯也虎侯五正熊侯三正豹侯二正用五采以畫焉中朱次白次蒼次黄而玄居外以五行相克為次也以南為首故先朱以正為的故曰正畫用五采故曰采侯張五

采之侯則王與來朝之諸侯行賓射之禮也惟朝會而張此侯以射此遠國所以繫心於王而不敢攜貳也說者以為遠國豈張侯而遂使之屬歟殊不知物有甚微而託意甚遠者五采之侯以文為主示之以文所以明用文德而不用武之意也能使遠國屬孰謂其不然哉○賈氏曰遠國對畿内諸侯為遠也○陳用之曰遠國屬者所謂賓禮也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鄭鍔曰六獸皆正面畫其正首於正鵠之處張獸侯以明獸之害人者吾已射之矣此可以息燕焉○陳用之曰息燕云者於安息無事之時燕羣臣而與之射也○鄭康成曰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

賈氏曰此燕射以其事褻天子已下惟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别

總論三侯

陳用之曰此三侯者皆王所射也皮侯則飾之以皮

采侯則飾之以采獸侯則無飾也為熊虎豹而已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九節五正此總言王所射者也其所謂三侯即熊虎豹者也其所謂五正即五采是也或為熊虎豹之形而不采或為而采之又飾之以熊虎豹之皮焉則所用之異也皮侯則司裘所共者是也司裘言王大射共熊虎豹之侯則大射之侯所飾之皮可知矣所以知采侯為熊虎豹之侯而飾之以采以射人見之也所以知獸侯為

熊虎豹之形者蓋以王之所射在此三者故也先儒不此之思引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以為獸侯之制夫鄉射所記已無所攷據況彼所記者鄉射而引之以證燕可乎大射張皮侯其義則以功為主賔射張釆侯其義則以禮為主燕射張獸侯其義則以質為主示其情故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王昭禹曰侯而祭之者神無乎不在而君子無往不用其至也

鄭鍔曰攷鄉射之事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折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拜受爵乃適右介左介中南面而祭侯終則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而卒爵此祭侯之禮也然射人祭侯則為位鄭康成謂獻服不以祭侯為服不受獻之位則與鄉射所言不同鄉射獻獲者在於射中之後射人

獻服不在於未射之前則鄉射之禮異乎射人天子之射祭侯之禮矣蓋侯之有神者其先有功於射者也君子於古先有功之臣未甞或忘之也故食有先食蠶有先蠶卜有先卜農有先農皆不忘其初也況於射乎祭之之禮酒與脯醢而已無牲體之薦無多品之美取乎薄而可以為禮者亦以為取足不忘乎禮也祭有以少為貴者此也

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

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鄭康成曰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或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諸侯者○賈氏曰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者下文毋或若女已下是也○陳用之曰射禮諸侯以貍首為節蓋貍首者樂會時也其義則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不屬于王所則反是此所以禁而止之而有射女之戒○易氏曰侯之為侯非止射侯而已內能受矢外能威人者為射之

侯屏蔽王室敵王所愾者亦為天子之諸侯使諸侯而安其為侯則善矣其或不安其為侯不能奉承乎王命則司馬九伐之法在所必及故托其辭於祭侯曰抗而射女爾諸侯可不知所戒乎誠能安其為侯謹守臣節則富貴可以長守故曰强飲强食詒女曽孫諸侯百福然雖曰詒之自上而所謂惟若寧侯者實諸侯之自求多福也

周禮訂義卷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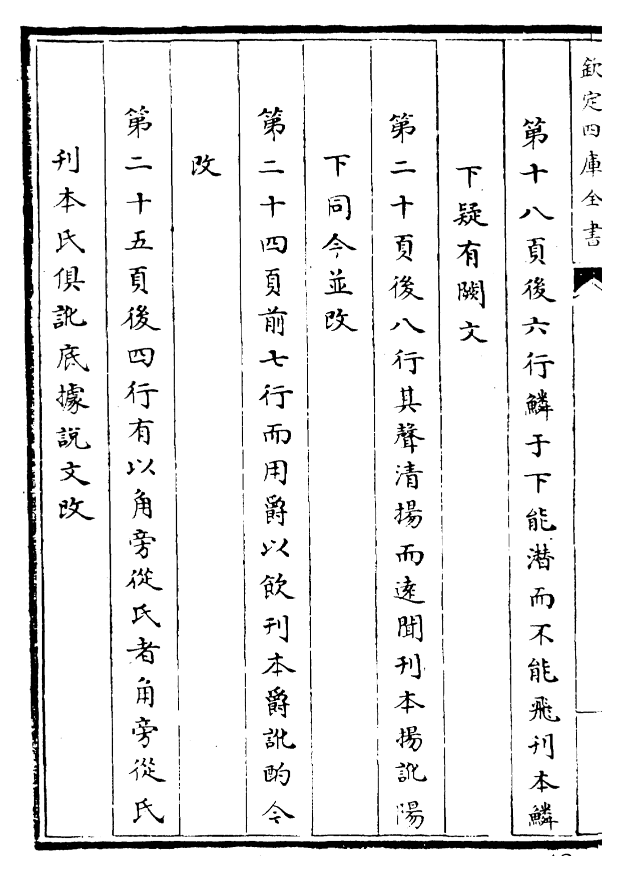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頁後四行以後尺有八寸之重刊本脫尺字今增

第七頁前二行前弱則俛刊本俛訛勉今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庾實二觳刊本觳訛斛據經文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不堅致也刊本致訛緻據鄭注改

第十五頁前五行既拊泥刊本拊訛附據鄭註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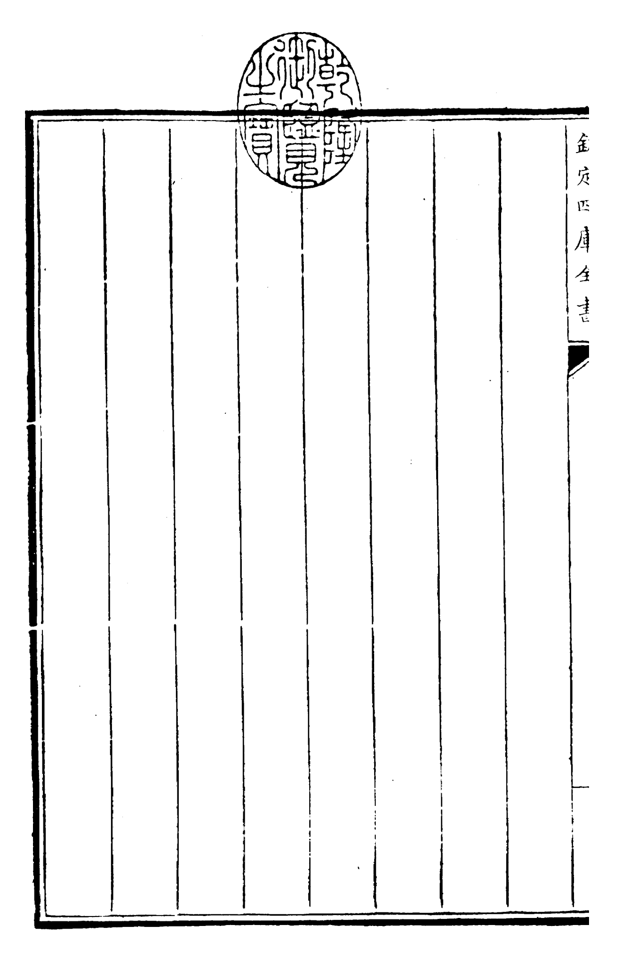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後六行鱗于下能潛而不能飛刋本鱗下疑有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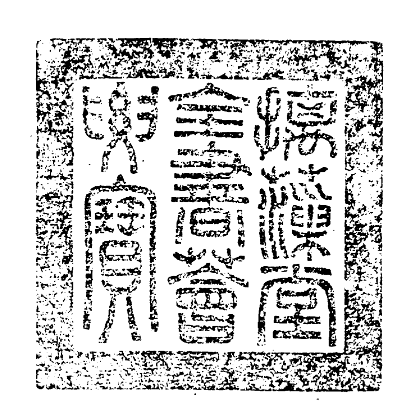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後八行其聲清揚而遠聞刋本揚訛陽下同今並改

第二十四頁前七行而用爵以飲刋本爵訛酌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四行有以角旁從氏者角旁從氏刋本氏俱訛底據說文改

第二十六頁前六行乃受同瑁刊本同訛國據尚
書改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註縝綱籠縏亦異刊本綱訛
細凡五見今並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程澍